



12015

羅豫章先生集卷十

雜著

議論要語



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為先讀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為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為法以衮為戒

羅豫章先生集

卷十

一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果明而懦反害仁故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

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
莫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
可也

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
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
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
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
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

羅豫章先生集

卷十

二

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耻於
求進以此觀之人主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周厲王監謗秦始皇偶語者棄市徒能禁於一時豈
能禁之於萬世觀厲王之惡至秦之世而不可禁
始皇之惡至漢之世而不可禁非惟不能禁於后
世而又必有明白其是非者賢君所以專務脩德
而樂聞善言當時之臣故亦樂告以善道而成一
代之治安彼二主不達此規規然徒禁一時之論

難行事不善使人不敢議其非或致亡於一朝而

取譏評於萬世不亦誤哉然想當時未必其身親
爲不善也必有奸佞之臣濟之此可以爲世戒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后世荒淫之君所爲不善故君
不知民可畏而知民可虐民不知君可愛而知君
可怨是君民爲仇也安得無顛覆之禍

仁義禮智所以爲立身之本而闕一不可故孟子以
惻隱之心爲仁之端而無惻隱之心則非人以羞
惡之心爲義之端而無羞惡之心則非人以辭讓
之心爲禮之端而無辭讓之心則非人以是非之

羅豫章先生集

卷十

三

心爲智之端而無是非之心則非人李林甫爲宰
相在廷之臣皆非人也捨克生靈無惻隱之心阿
附宦官無羞惡之心勢利相傾無辭讓之心上下
雷同無是非之心夫一端之亡亦非人矣况四端
俱亡安得謂之人宜乎有天寶之亂也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
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
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

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指國家而言故晉武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平陳房喬知其不久禍福倚伏者其在茲乎

唐德宗之惡過於紂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匹夫何則仁義所以治天下之本而紂皆殘賊之遂失天下觀德宗之惡詎止於賊仁義哉社稷不亡幸矣

姦邪之人亂國政李林甫是也庸鄙之士弱國勢張禹是也荀子曰權出於一者強謂權出於一則主勢不分而君道尊矣後世宰相侵君之權而不令終者多賢如李文饒尙不能免此况李林甫之徒哉爲人臣者視此以爲戒

秦暴如火天下怨之怨而不離者扶蘇在焉及扶蘇死二世立而秦亡賢主之於國家爲何如

王者富民伯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伯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

節國乃至於耗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耻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耻士人不尙廉耻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賢未嘗致憂於其間蓋邪正已明故也至於邪正未明則聖賢憂之觀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僞而堅孔子則誅之楊墨一則爲我一則兼愛孟子則闢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衆此孔孟之所汲汲

繼志述事禮記獨指武王周公不可執定而行使宣王繼厲王志述厲王事可乎

石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鑑而言曰巍巍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

萬世鑑惜乎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氏惠妃蕭嵩楊思勉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歟

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
魏豫章先生集 卷十 六
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姦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三代法度秦盡變之然獨不去肉刑以此用心安得不遽滅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耶蓋中興之際內而朝廷外而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

不責之夫一郡尙爾况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勢

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
佞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去未若
不知之為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為愈苟
知賢而不能去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
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
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
宗知盧杞之奸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
豫章先生集 卷十 七
太宗豈不相寥絕哉
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
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
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
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
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關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
關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
此一人而已武帝反不用其為君可知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
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
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
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
其君諒哉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
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朝廷大姦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姦必
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羅豫章先生集

卷十

八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以君言之
則宣帝明帝以臣言之則趙廣漢張敞得之又曰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以君言之則文帝
景帝以臣言之則龔遂黃霸得之君臣優劣於此
可見

聖人無欲君子寡欲衆人多欲

路溫舒之見高矣宣帝初立政之寬猛中外未嘗見
之而路溫舒首以尙德緩刑爲戒援引古今至於
千言其後蓋寬饒楊惲以無罪見戮果符溫舒之

言嗚呼人臣見幾而能諫人主聞善而能徙然後
君臣兩盡其道溫舒見而能諫矣宣帝聞善不能
徙惜哉
昔季氏伐顓與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與而
在蕭牆之內也其後陽貨果囚季桓子聖人之言
可不爲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
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被蕭牆之害者多矣

成湯處心過於武王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
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武王以受罪浮于桀曰今

羅豫章先生集

卷十

九

朕必往則豈復有慙德哉又湯誓湯誥數桀之惡
淺而泰誓數紂之惡深善乎古人謂紂雖無道不
如是之甚者誠知武王之心歟

人若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
強明自任必能拒諫
人之立身可常行者在德不可常行者在威蓋德則
感人也深而百世不忘威則格人也淺而一時所
畏然德與威不可偏廢也常使德勝威則不失其
爲忠厚之士苟威勝德則未免爲鍛鍊之流觀羊

祐與杜預俱守襄陽後人思祐之深而思預之淺者豈祐尙德而預尙威乎

中人之性由於所習見其善則習於爲善見其惡則習於爲惡習於爲善則舉世相率而爲善而不知善之爲是東漢黨錮之士與夫太學生是也習於爲惡則舉世相率而爲惡而不知惡之爲非五代君臣是也

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

羅豫章先生集

卷十

十

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則不可以有加

張良近太公之材畧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先生議論要語不止於此僅錄得遺藁三十

九段

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

自得之上世人材得周孔之心而明道有多故視
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常而忠義行之者易至
漢董仲舒公孫弘倡言經術唐韓愈柳宗元誇尚
古文二者漸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視死生
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
者所見自漢唐喪矣

增

學者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進
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

增二條俱從志
乘錄出姑附於此

羅豫章先生集卷十終

羅豫章先生集

卷十

十一

羅豫章先生集卷十一

雜著

春秋指歸序

余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以謂三王不可復回且慮後世聖王之不作也故作此一書以遺惠後人使後之作者不必德若湯武亦足以起三代之治也大略如此春秋誠百王之通法邪先儒之說春秋不然先儒紛紛不足道

孟子於聖門

羅豫章先生集

卷十一

一

蓋得其傳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子之說春秋者也然未嘗以春秋爲百王之通法也伊川何從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不曠一以其言徵之豁若稟覺曰春秋之爲春秋也尙矣乃今知之自周室板蕩宣王撥亂反正其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鴈大有崧高烝民不幸繼以幽王而驪山之禍作焉然而文武之澤未殄也

故平王東遷人猶望其復興也及其久也政益衰法

益壤忝離變爲國風陵遲極矣方是時也去文王已
五百餘歲矣冠履顛倒夷狄亂華天生聖人又不見
用春秋於此時儻不復作天下不胥爲夷狄禽獸者
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一十二公始隱終麟以
二百四十年之事創爲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是
而非非寬不慢猛不殘文不華實不陋久而彌光可
以垂後世傳無窮真後王之懿範也所謂考諸三王
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
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羅豫章先生集

卷十一

二

其信然乎曰春秋自隱公以來征伐四出盟會紛然
迨莊歷僖楚人大爲中國患于時尊天子攘夷狄使
天下不遂左衽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
桓稱爵城濮之戰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功
烈莫盛焉自三王之時言之不免爲罪也首止之會
河陽之狩是也夫子因其事而闢之以明王道故曰
春秋其事則桓文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
爲一人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

五序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典也禮也皆
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間而禮以
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爲人子者
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爲人臣者莫敢不
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氏之言抑有
由也或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讚易道三王之道盡
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
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告人曰春秋其事之
繁歟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

羅豫章先生集

卷十一

三

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揜於傳註也猶鑑揜於塵不有
人焉刮垢摩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學者將終不覩
聖人之心天下生靈將終不見三代之治而夫子生
平之志將終不行理必無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
秋傳也近世說春秋者多矣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
山先生于毗陵授學經年盡哀得其書以歸惟春秋
傳未之獲覩也宣和之初自輦下趨郊鄔門人尹焞
出以授予退而攷合於經驗之以心而參之以古今
之學蓋其所得者十五六於春秋大義譬如日月經

天河海帶地莫不昭然微詞妙旨譬如璣衡之察時有所見用是掇其至當者作指歸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別條章裁成義例者作釋例未知中否要須察容自盡於燕閑靜一之中遲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幾乎

韋齋記

宣和三年歲在癸卯之中秋朱喬年得尤溪尉嘗治一室聚羣書宴坐寢休其間後知大學之淵源異端

雜豫章先生集

卷十一

四

之學無所入於其心自知辯急害道名其室曰韋齋最古人佩韋之義泛觀古人有以物爲戒者有以人爲戒者所謂佩韋以物爲戒也人之大患在於不知過知過而思自改於是有戒焉非賢者孰能之乎予始以困撻未能遂志因作舫齋陸海中且思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久之乃喟然嘆曰自孟軻氏沒更歷漢唐寥寥千載迄無其人有能自樹立者不過注心於外崇尚世儒之語而已與之游孔氏之門入於堯舜之道其必不能至矣夫中庸之書世

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
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
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
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
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悅開
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予之所嘗自勉
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
羅豫章先生集 卷十一 五

物喬年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于俗其學也方進而
未艾齋成之明年使人來求記於余余辭以不能則
非朋友之義欲蹈襲世儒之語則非吾心故以其常
所自勉者併書之使人知其在此而不在彼也或曰
韋齋之作終無益於學也邪曰古之人固有刻諸盤
杆銘諸几杖置金人以戒多言置歌器以戒自滿聖
人皆有取焉苟善取之則韋齋之作不無補也

誨子姪文

東鄰有千條家子孫不肖博奕飲酒馳馬試劍挾彈

持弩與羣小爲伍見士人則逃遁西鄰有百貫家子
孫不羞里巷不顧父母日復如是諸子前行路人肉
杖之曰爲人子孫固如是乎二家之長一日聚議曰
吾二家子孫不肖如是之深治之恐傷骨肉之情不
治之則恐敗先君之業若之何而爲是乎旁有客曰
此乃至愚至賤之徒終遭刑責而後已吾將拉汝二
人訪諸南鄰萬斛之丈人請問訓子孫之術矣南鄰
萬斛之家數十人入孝出悌支行忠信口不絕吟於
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閨門之內肅肅如
羅豫章先生集

卷十一

六

也閨門之外雍雍如也君之子孫若是夫何爲而至
是也南鄰萬斛丈人曰吾之誨子孫也非鞭非笞非
詆非罵但寫唐文人杜牧示小姪阿宜二句又寫本
朝宰執諸公倣杜牧示姪聯句又寫范文正公家訓
題東軒壁句時人謂之東壁句吾將示之倣倣寫于
東壁示子孫尤佳東西二丈曰敬聞命矣願得本以
寫于壁焉

杜牧曰願汝出門去取官如驅羊 富鄭公曰

願汝出門去錦綉歸故鄉 韓魏公曰願汝出

門去早早拜員部 范文正公曰願汝出門去
翰林著文章 曾公亮曰願汝出門去錦綉爲
肝腸 陳了齋曰願汝出門去柱石鎮巖廊
真德秀曰願汝出門去德行重八方 其後蘇
東坡打諢示子蘇邁曰願汝出門去母玷辱爺
娘

羅古人卽仲素先生也族有不肖子數人撰
此以勉之况其親子弟乎此見仲素先生仁
也故曰仁者之言其利溥哉族人羅綽敬跋

羅豫章先生集

卷十一

七

羅仲素先生無書不讀深造聖經之奧旨有
志於學無志於仕不求人知人自知之遠近
之士聞風慕道踵跡而前肩摩而袂屬也予
嘗得其誨子弟文藏之以爲家寶今鏤板以
廣其傳幸觀覽者誦其文而究其義師其言
而尊其人爲尊長者勸焉爲子弟者勉焉其
有補於風教豈細也哉傳有之曰君子之言
信而有證其先生之謂乎然則信斯言也宜

書諸紳隆興元年六月十五日左奉議郎致

仕賜緋魚袋孫大中敬跋

與陳默堂書

從彥承喻聖道甚微有能於後生中得一箇半箇可
以與聞於此庶幾傳者愈廣吾道不孤又何難之不
易從彥聞尊兄此言尤著意詢訪近有後生李愿中
者向道甚銳曾以書求教趨向大抵近正謾錄其書
并從彥所作小詩呈左右未知以爲然否

羅豫章先生集卷十一

終

羅豫章先生集

卷十一

八

羅豫章先生集卷十二

詩

觀書有感

靜處觀心塵不染
閑中稽古意尤深
周誠程敬應粗
會與理休從此尋

自警

在地栽培恐易蕪
是非理欲謹於初
孔顏樂地非難
證好讀誠明靜定書

示書生

羅豫章先生集

卷十二

知行蹊徑固非艱
每在操存養性間
此道悟來隨寓
見一毫物欲敢相關

顏樂齋

山染嵐光帶日黃
蕭然茅屋枕池塘
自知寡與真堪
笑賴有顏瓢一味長

邀月臺

矮作垣墻小作臺
時邀明月寫襟懷
夜深獨有長庚
伴不許庸人取次來

延平先生云侗見先生出此詩嘗妄意云下兩

句不甚渾然先生因改云也知鄰闢非吾事且
把行藏付酒杯蓋作此數絕時正靖康間也

送南劔王守歸

三年政化被生民甘雨祥風溢劔津解組幡然賦歸
去攀轅無計可留恂

未把陽關三疊吟且將謬句寫離心千尋浩浩鐔溪
水別恨不知誰淺深

勉李愿中五首

愿中以書求道甚力作詩五首以勉其意然借視聽於聾盲未知是否

羅豫章先生集

卷十二

二

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岐死灰槁木渾無
用緣置心官不肯思

克念作聖佛
法一切反是

學道以思爲上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惟狂

不聞雞犬鬧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種情田勤禮
義眼前風物任繁華

今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須是且安民臨深履薄緣何

事祇恐操心近矢人

外吾聖人之學申韓佛老皆有書在决擇也

彩筆畫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無痕人心但得如空

水與物自然無怨恩

吾道當無礙於物

權門來往絕行蹤一片閑雲過九峯不似在家貧亦
好水邊林下養疎庸

自述

松菊相親莫厭頻紛紛人世只紅塵自憐寡與真堪
笑賴有清風是故人

小大題一鉢庵

可憐萱草信無憂誰謂幽蘭解結愁欲得才田斷荆

棘只消

一作
祗應

長伴赤松游

挽吉溪吳助教

二首

羅豫章先生集

卷十二

三

室富真儒業門多長者車明經方教子得第已榮家
性守仍知分天然不愛奢百年成古昔行路亦咨嗟
新生誇躑躅舊德嘆凋零冷帶商巖月光凌處士星
布衣難得祿白首易窮經追想今何在溪流對洞庭
顏樂亭用陳默堂韻

平時仰止在高山要以亭名樂內顏顛倒一生渾是
夢尋思百計不如閑心齋肯與塵污染陋巷寧容俗
往還堅守簞瓢心不改恐流乞祭向墦間

寄傲軒用陳默堂韻

自嗟踽踽復涼涼糊口安能仰四方目送歸鴻心自
遠門堪羅雀日偏長家徒四壁樽仍綠侯戶千秋
又黃我醉欲眠卿且去肯隨俗客語羲皇

濯纓亭用陳默堂韻

十載猶縑京洛塵歸歎那復厠朝紳君今談笑青油
幕我但巍峩烏角巾江漢更從尼父濯衣冠寧羨屈
原新欲廢孺子滄浪詠會意須還舍瑟人

題靜亭

鼎創新亭靜更幽四時景象鎮長留端如和氣裏談

羅豫章先生集

卷十二

四

笑恍若春風中泳游排闥山併藍色重憑欄水擁壁
光浮我來登賞無窮趣好把詩篇與唱酌

送延年行

延年弟子也不知何姓以詩
辭歸先生因用韻而餞共行

聖言天遠海潭潭獨在潛心久泳涵猥念百家非已
好妾將一貫與君談賢如賜也才知二學若陳亢只
得三此道快來因自足却隨鵬鳥話圖南

再用韻送延年

心源寂靜映寒潭每欲操存更養涵顧我日思攀劇
論荷君時與得高談眼前舊識知多少物外深交沒

二三幸久相親頻握手遞成分別又東南

和延年巖桂

幾樹芬芳檀與沉枝枝若占鄰家林風搖已認飄殘
菊日照渾疑綴散金仙窟移來成美景東堂分去結
清陰我今不願蟾宮折待到蟾宮向上吟

涵按李延平先生集有上舍辭歸詩卽前

韻又有巖桂詩題則延年或延平之誤但
延平係李先生及門所稱不應羅先生亦
以此稱之今姑仍舊

羅豫章先生集

卷十二

五

題德士退庵

牛頭山頂鑱煙霞簷月松風卽我家筏渡有情新活
計袋空無物舊生涯已將黃葉分雙手却攜白茅占
一窠會得懶慵歸去路索然忘鳥更忘花

賀田溪張公遷居

華構經營占地靈濃嵐環合數峯青苟完公子方成
室趨訓兒孫已過庭豈止一時誇壯麗定知百世享
安寧顧惟善頌非張老祗貢湯盤往日銘

和張公叙別古風

良工創新第蕭洒侔洞府經營未畢工四面方典堵
蛟龍忽夜徙空中震雷雨親舊賀于門主人迎孔戶
連喚鳳兒來藏書幾多部爲我張廣筵酌賓酌以旅
人謂主公賢敦朴嘔峻宇規模出心匠務卑由乃祖
欲圖久安逸勿辭暫勞苦忠孝闡家門詩禮光族緒
居室云苟完謙冲彌自處玉石不分別鶴雞謾爲侶
顧予局促輩鄉評少推許嘗遊莊嶽聞喜作齊人語
何幸天相之幡然交鄒魯早年欽大名馳書聊以序
比來揖清風談笑揮玉塵見之名利盡久侍豈無補

羅豫章先生集

卷十二

六

素志已深酌青眼猶相與默念湯盤頌未爲傾肺腑
何當惠古風錦綉施賤楮妙曲誠寡和取則憑柯斧
先生白雲亭獨寐龕寄傲軒皆有詩及銘記
數篇以紙蠹朽錄不能全俟後搜尋真本當
得書錄肯嘉定己卯中春屏山羅棠君美書

翠雲巖次陳默堂韻

增載歸志

濟具遊丹洞穿林惹翠雲邇來多野趣殊覺少塵紛
笑日花迎客臨巖鳥喚羣真機皆自得此道與平分

邑後學黃植京景山訂補

裔孫

天道載章

全按

英勲光宸

繳進遵堯錄狀貼黃二道

宋劉允濟

知南劍州

臣竊見故端明汪應辰待制朱熹所撰延平李侗行狀墓志具言侗師羅仲素且言故諫議龜山楊時倡道東南從遊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仲素乃從彥之字以是知從彥學有源流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一

臣到郡日力加搜訪或云從彥嘗應舉就特科爲主簿緣別無證據今觀所著書只稱延平羅從彥尚未脫稿臣取原本更加審訂方敢奏聞伏乞睿照

臣照得羅從彥荒墳一所委之榛莽深爲可憫臣比類嘉定五年赦文內忠臣孝子墳墓量加封護一項已行修飭量給官田差人看守仍牒州學每歲展祀無闕如蒙聖恩從臣所乞以遵堯錄宣付史館外賜一謚號即乞頒下本府遵奉施行併乞睿照

請謚羅李二先生疏

宋楊

棟

福建提

臣竊見龜山楊文靖公傳之羅先生從彥羅先生從
彥傳之李先生侗時朱文公篤志講學求師四方後
見李先生聞所謂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之語脫然知
道之大本在乎是也從遊累年往復問辯而卒傳先
生之學由周程而來其所傳授本末源流不可誣也
陛下嗣登大寶首宗朱文公之道以風天下其門弟
子之賢者亦蒙褒表或賜美謚然朱文公之學實師
乎先生獨未聞有以推尊其師者豈以其師著書不
多不若諸人之論述詳而發明廣歟不然何隆禮於

雜豫章先生集

卷末

二

一弟子而反遺其師也夫天下之至善曰師師道立
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且聖賢著述
豈非得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顏子不著書實爲亞聖然而論語必以堯
曰終篇孟子末章歷叙堯舜至孔子而韓愈原道之
作所謂以是傳之必謹擇而明辯者所以示萬世之
公傳率天下以正道觀朱文公所稱羅氏曰潛思力
行任重詣極如公一人而已其稱李氏曰講誦之餘
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

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火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在乎是也則朱文公所得於李先生李先生所得於羅先生者厥或在此而有出於文字詞義之外者可知矣欲乞聖慈探聖學之傳重師道之本以其所以尊崇朱文公者而推尊其師等而上之以及羅氏各賜美謚昭示寵褒豈惟二臣潛德發輝其道光大而於損文華以崇德行正學術以正人心實非小補矣

謚議

宋陳 協

太常博士

生有爵死有謚故爵隆者然後得謚所以示其節也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三

至於蘊德立園而其立言有補於當世可傳於後學則節惠之典出於朝廷之特命又不可拘以常制也若羅公從彥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初龜山得伊洛之學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輩流中推公一人而已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文公熹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有公發之公延平人旣沒之後家

無子孫故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

清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
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
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
浸兆喬夷之侮是其猷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
素隱行怪之比耶謹按諡法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
應曰質公師友淵源洞明天理可謂道德博厚矣清
介絕俗著書有聞可謂言行相應矣請謚公爲文質
謹議

覆謚議

宋周

坦

禮部郎官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四

士有處身隱約而道德問學足以師表來世雖生無
一命之爵身沒之後斯道之傳愈久愈光所以爲人
心綱常之標準者關係甚大則汭流遡源節惠之典
安可闕也羅公從彥不求問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
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
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
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
之理義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

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

若此著遵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各臣
碩輔論建謨書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
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共明
體適用畧可推矣奉常謚公曰文質於法爲宜五月
二十四日奉聖旨依

奏補羅李二儒從祀疏

明熊

汲

福建提學副使

爲錄真儒明道統以光聖治事臣惟崇儒重道帝王
之美節而繼往開來舉百年之遺以昭一代之盛非
大聖人有作莫之能也恭惟陛下聖神文武應運中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五

與心法之傳上符堯舜敬天法祖制禮作樂陳善極
而昭道軌罔已極其明備而巍然煥然無以加矣乃
稽古右文祀周孔於殿廡錄顏曾之末裔於道統之
傳尤致意焉海隅蒼生咸熙熙然鼓舞於不識不知
之浴真千載一時也迺有學術明備道統攸傳如宋
羅從彥李侗一代真儒應從廟祀未蒙采錄得非儒
紳忠議之未及乎要之公論久而不泯聖道待人而

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凡有道德者則

以爲樂祖祀於瞽宗此祭法先師所由始若孔子道
高德厚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六經垂憲功德
在人宜萬世食報無窮焉故得尊祀學宮以爲先師
一時及門如顏曾由賜輩私淑諸人如孟軻氏聞道
雖有不同要之均爲有得焉者則四科十哲列德謨
夾值食配享禮不容已漢董仲舒隋王通唐韓愈宋
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楊時朱熹胡瑗司馬光
諸儒前後論列咸得從祀固以有功於孔門於道相
爲發明亦禮不可改矣乃若羅從彥者受業於楊時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六

以承濂洛之傳李侗者受業於從彥以啓朱熹之學
是二儒者其爲道統絕續之機一脉相承而從祀報
功之典安可缺也以羅從彥言之觀其自勿頴悟不
爲言語文字之學初師事審律吳儀聞楊時得程氏
之學徒步往從之見時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
席過一生既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時
行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朱熹嘗謂楊時倡道東
南士之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從彥一人而已以李
侗言之觀從彥好靜坐退入室中亦靜坐於靜中

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从之於天下之理該攝門
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雖飲食不克怡然自適關門
內外穆若無人衆事有理尤接引後學不倦嘗曰學
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
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是二儒者人品學術光明正
大而潛心默識身體力行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列之
孔門當在德行之科矣寧不可以備從祀之列乎况
其充養有道圭角渾然亦非無意於世用者如從彥
遵堯一錄洞悉宋代治亂之迹深闢元豐功利之人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七

天下無不是父母之言又足以扶三綱立人極潛消
乎逆亂篡弑之禍李侗憂國傷時每以三綱不正義
利不分爲言而深慨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惓惓於
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以爲治本使得各表
見以致之用必有可觀雖身不獲用未究厥施而議
論風采聞者自足以興矣宋臣楊棟特請於朝乞將
二儒昭示寵褒各賜美謚 以下闕
嘉靖二十四年八
月日具疏

請題補二儒從祀呈

明林 錫 將樂縣 廩生

爲懇奏請補入真儒從祀以尊道統以光盛典事竊
惟聖賢學問在繼往而開來帝王闡明先崇功而報
德故問授受于一脈之相承則淵源必邇而極推尊
於百世之定論則俎豆彌光鈿生長雙劍之邦私淑
四賢之澤久矣乃揚中立朱晦翁旣已登祀廟廷而
羅仲素李愿中尚未與列從祀此從來之缺典而議
禮者所不容緩也邇自楊中立載道而南爲後世學
士之鼻祖乃衍中立之心傳者羅仲素也承仲素之
嫡派者李愿中也由羅李以遞傳于朱夫子見知聞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八

知統系相接師傅弟習前後一源譬之河流楊中立
星宿發脈也而羅李以及朱夫子亦猶歷濟深淮漢
以達于海者也在昔宋元豐七年進孟子與顏子配
享其後議者謂孟子受業于子思子思受業于曾子
咸淳三年遂以曾子子思四賢並配至今稱千古至
當之禮今尊朱夫子之道而未及其從來相傳之自
是進孟子而忘曾子子思也其可乎哉昭代禮明樂
備卽薛文清王文成陳白沙皆得從祀而况承先啟

後可師百世如羅李二先儒其有功于道脈尤章章

較著者哉謹按宋鑑及性理諸書羅從彥字仲素汝
潯人徙家南平從學楊時于蕭山旣而築室山中絕
意仕進克然自得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
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
蓋一人而已又曰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
未發謂之中未發時作何氣象真能探索本原洞悉
道體周氏坦曰先生在羅浮山坐三年窮天地萬物
之理著遵堯舜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
之學其明體適用畧可推矣李侗字愿中劍浦人結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九

廬山中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克而怡然自
得朱熹師事焉朱子曰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
邵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累
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
其所傳之奧又曰先生從仲素學講論之餘危坐終
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又曰先
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克養純粹無復圭角精銳
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
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鄧氏廸曰愿中如冰壺秋

月瑩徹無瑕蓋二儒者其行道南之厥卽以衍于聖
之傳緒于不墜其開紫陽之統卽以開六經之日月
于中天茲遇宗師大人主張風教羽翼宗盟乞將地
方真儒奏請從祀廟廷庶崇儒重道之典益光而仰
止景行之心均慰地方幸甚斯文幸甚

學臣題疏

明熊尚文

福建提學僉事

題爲地方真儒議補從祀候覆日外謹循職掌懇恩
速賜覆補以隆風教以光聖治事竊惟繼往開來功
莫先于明學推功崇報典莫重于盛時矧維風起儼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十

之機權全屬發潛闡幽之德意臣奉命視閩學一年
于茲凡學校一切興革事宜係臣職分所得行者皆
不避勞怨而行之其有臣力量所不得行而職分所
得請者今亦皆不避冒瀆而請之惟是所屬延平府
宋儒羅從彥李侗萬曆三十三年已經巡撫徐學聚
巡按方元彥題請從祀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迄今四年該部尙未題覆夫人固有日久而後論定
者若羅從彥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李侗道德純備與

間通明宋史所載已稱四百年定評矣事固有論定

而後可行者若羅從彦李侗從祀在元至正則浙江
行省有議在明朝則學臣金賁亨周弘祖等有議今
日此舉允係萬代瞻仰矣羅從彦所著各經解書說
頗富惜其年久散佚獨有遵堯錄七卷別錄一卷合
四萬餘言衍釋之所發者煥乎作述之規範辨微之
所明者炯然今古之章程臣近得成化舊本重校正
之亦足爲其經世實學之徵李侗生平不在著述文
字上着脚卽語在性理大全亦皆雜記惟有師弟問
答出朱熹手編者一後學續編者二合數千餘言批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十一

答於問條者允矣洙泗之心法指授于劄記者躍然
伊洛之真詮臣近得成化舊本重編集之亦足爲其
潛心性命之券夫自大本之旨不明學者誰知不睹
不聞中有此真命脈從彥教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
發之中庶幾窺見其奧自知止之傳絕響學者誰知
事物擾攘中有此真把柄侗語熹事雖紛紜還須我
處置庶幾默透其宗我明朝罷黜其說獨遵尚朱註
二百年來名卿碩輔高賢大良取功名者以之爲筌
蹄志道德者以之爲津筏試觀師弟問答淵源有自

漢言之爲讀紫陽之註者卽延平之徒可也深言之
謂成朱子者與生朱子者等可也徒用其青而頓忘
其藍恐非所以彰國家報功之厚尊生之本而遺學
之源尤非所以弘師門錫類之仁查得孔廟配享始
于曹魏七年止于顏子一人迨宋元豐七年進孟子
爲二配議者謂孟子受業于子思子思受業于曾子
咸淳三年遂以曾子子思並祀然後配享有四夫楊
時載道而南羅從彥親承嫡派李侗衍其緒而後朱
熹接其傳是朱熹之于李侗羅從彥猶孟子之于子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三

思曾子也配享孟子而因配享孟子之師成憲具在
從祀朱子而因從祀朱子之師事體相同我皇上崇
尚理學特從祀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等而羅李之
賢又不啻度越諸儒之前者此自聖朝不容缺之典
也學者苟不徒溺志功名而直身任斯道之統則由
濂洛以來揚與朱之間亦自吾學不容斷之脈絡也
臣奉璽書云風教所關宜以綱常爲己任地方有此
大儒而祀典未舉又有臣身不容諉之責任也倘蒙
並賜俞行伏乞勅下禮部速爲題覆地方幸甚斯文

辛甚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奉旨該部看了

來說

禮部題疏

明翁正春

吏侍郎署部事

全文叙入覆疏上半篇內茲不複載

禮部覆疏

明孫慎行

侍郎署尚書事

題為地方真儒議補從祀謹循職掌懇恩速賜覆補以隆風教以光聖治事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內該提督福建學校按察司僉事臣熊尚文題所屬延平府宋儒羅從彥李侗乞要從祀孔廟等因奉聖旨該部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十三

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萬曆三十三年九月內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方元彥會同提督軍務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學聚等具題乞將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孔廟等因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隨該禮科叅看得儒臣從祀之議事雖緩而實切蓋所關于學脈道術人心世教良非渺小今巡按福建御史方元彥疏舉羅李二儒列祀廟廷二儒恬養巖棲潛心止學精修詣極油然有得上接伊洛之傳下啟紫陽

之緒真儒圃之巨擘而聖統之正派也羅豫章既爲楊龜山入室弟子李延平又朱紫陽宗其嫡派當時業躋楊與朱于俎豆之列乃獨于二儒而靳之何歟從祀鉅典須博謀之儒臣採之廷論從公品騰而議覆可也拙出覈之等因連拙到部送司在案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隨該本部題覆比照往例仍勅下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子監等衙門文學諸臣令其廣咨博採將兩賢生平行實及人心公論逐一作速撰議各自奏進候御覽發下之日本部仍會官廷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十四

議具疏上請伏候聖明裁定等因奉聖旨是着該衙門作速議奏欽此欽遵隨該本部先任禮臣翁正春移催去後收有議單五本今臣等於任內復行催議續收議單六本謹將諸臣前後所議二賢事畧一一爲皇上陳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臣何宗彥議曰祀典之設以報功也孔廟從祀歷代尤重之或著書立言羽翼六籍則功在明道或繼往開來統承正學則功在傳道宋儒若豫章若延平粹然爲洙泗嫡傳上繼程氏而下開朱子者也職嘗

讀宋史本傳性理大全遵堯錄問答諸書得其梗概
豫章初事龜山三日汗浹背曰幾枉一生又之洛見
伊川益信龜山之說爲是偃侍者二十年盡得不傳
之秘終日靜坐觀中時或溪山吟咏克然自得龜山
弟子千餘人然語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豫章一人而
已所著多名言遵堯錄尤徵經濟實學惜未見之行
耳延平聞豫章得河洛之學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
語孟之說洞貫融釋豫章教以靜中觀喜怒哀樂未
發前氣象求所謂中者久之知天下之大本在是凡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十五

天地之高厚品彙之化育以至經訓遺言日用小物
莫不一一得其爰由是涵養益純灑然脫落如顏氏
卓爾不違心口之間謂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
體認天理卽一毫私欲亦退聽又謂學者知理一分
殊然後不惑于疑似亂真之說朱子每服膺之朱子
又述答問爲要語嘗謂人每來延平聞愈超絕其日
新不已如此大都豫章以篤實勝然靜中窮極天地
萬物之理則篤實而未嘗不超悟也延平以超悟勝
然讀書必見諸行事聖賢所至皆勉而進超悟而未

嘗不篤實也二子清節粹養在宋儒中已表表宜祀
知上接程氏之緒下開朱子之傳使堯舜以來一中
之統昭昭揭日月而行伊誰之功而祀典闕然未舉
豈應先河後海之義無論後世之人心不安卽朱子
居歆之際亦有蹶蹠弗寧者且今天下治教雖休明
而道統之蕪蕪亦已久矣或砥礪各行規旋矩合非
不稱名士大夫而性命之精未窺或標門立戶談玄
說竅以講學爲名高而察其躬修多黜闕是說鈴繁
繡也其於道不啻昔而馳矣二子之學術政起膏肓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六

之良石而紹明道統之真傳也然則上允學臣之請
登諸從祀之列非直報功亦以明其關係人心世道
誠不細矣左春坊左中允臣張以誠左春坊左贊善
兼翰林院檢討臣盛以弘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
檢討臣丘禾實左春坊左贊善臣王毓宗左春坊左
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周如磐翰林院修撰臣王士
俊翰林院編修臣龔三益翰林院檢討臣薛三省翰
林院檢討臣鄭以偉國子監司業臣周道登已上諸
儒臣集議等疏所以陳述二賢之品槩闡搜二賢之

精神質之聖學而不慚垂之後學而無弊者至詳至
確已無容復議矣臣等看得二賢于宋儒中亦特稱
焯焯未可多得乃數百年來未崇俎豆誠爲缺典且
我國家功令所宗獨程朱之學乃二賢一以爲紹後
一以爲開先其有功于道學甚鉅今天下雖名宗程
朱學而高明之士往往欲跳而出其上至以篤行有
餘超悟不足少之夫程子之篤實非二賢不傳朱子
之篤實非二賢不啓而二賢固非顯以篤行顯者也
學者誠進而觀焉實見其大本大原最精最粹如衣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十七

之挈領而條理各歸如水之得源而流行自暢恍然
可以識性命之真誠明之合崇實行者固不憂拘板
卽希妙悟者當亦不墜空虛豈至有以致知而非力
行亦豈有以力行而黜致知者哉卽有功于程朱亦
甚鉅然則允學臣及撫按諸臣所請亟與崇祀非特
百年應舉之曠典抑亦今時正學之急務也伏乞皇
上鑒二賢學術之咸至覽諸臣謨議之皆同卽將二
賢分列宋儒胡安國之下朱熹之上入廟從祀庶正
學不泯鉅典重光而于世道人心有補矣萬曆四十

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具題三十日奉旨是

特祀始末

元至正元年先生五世孫天澤請建祠堂卜地於洞天巖之麓歲久而圯明洪武三十年劉簿文仲典史鄧宗文重建正統十三年寇燬景泰間又建規制未備正德十五年何令亦尹毀淫祠維摩堂遷先生像安焉嘉靖九年鄧尹崇德卽縣東公館改爲閩學正宗祠并祀楊羅李朱四先生而特祠遂廢十一年華亭徐階以編修謫理延平行部至縣謁陳忠肅公祠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十六

見幾傾圯乃損俸四金倡募得銀七十兩而新之事竣以聞於督學潘潢潘達按院下其檄曰祠之費有司當任之各還其所損數徐卽以按院所歸募金命學諭李邦光訓導石愷張瓊瑄屬方尹紹魁相維摩堂基建之爲堂五楹翼以兩廡前聯大門外樹坊表繚以周垣卽今邑西勸忠坊祠是也復祀如初萬曆九年勸合拆賣書院先生祠亦在賣中遂爲民業十一年巡撫趙可懷聞之移令歸官有司於每歲二戊

日行禮祭品用帛一爵一燭二羊豕簋簋籩豆各一

崇禎癸未以先生十七世孫進士知縣明祖配享

宋禮部頒祭文

上傅伊洛下授延平斯文一脉萬古是師今茲仲秋
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饗

重建沙縣祠堂記

明倪峻知沙縣事

謹按先生諱從彥字仲素古南劍州人後居沙陽世
稱為豫章先生因其先世自豫章來也自龜山楊文
靖公得伊洛之道南歸而先生實傳之以至於延平
李先生及考亭朱子而大顯宋高宗紹興二年三子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五

以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五年乙卯卒於官寧宗
嘉定六年癸酉郡守劉允濟繳進遵堯錄請謚未報
理宗淳祐六年丙午福建提刑楊棟請謚詔太常博
士陳協議曰按謚法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應曰質
七年詔賜謚曰文質元至正辛巳五世孫天澤請建
祠堂許之卜地於沙邑洞天巖西麓立祠以奉先生
之祀進士曹道振纂先生文集以倡其道迨夫元季
兵戈擾攘居民流離棟宇變為瓦礫基址鞠為荆榛
蓋三十餘禩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逮我聖朝重道

崇儒斯文載振邇者古合劉文仲古鼎鄧宗文咸以
胄監生來佐是邑下車之日即訪先生遺跡六世孫
惟賢具其事以白之公慨然曰先生上承伊洛龜山
下傳延平朱子誠道學之會俾其祠宇湮圯吾典邑
者不得辭其責也乃相與議復之躬爲相度剡蕪穢
屏茨翳遺基舊址隱見迭出於是各捐俸資又勸乎
僚屬邑之儒士鳩金得數千緡以市材木以僦工師
構正堂三楹奉安先生之神中外立門繚以墻垣經
始於洪武丁丑六月初三日落成於戊寅六月一日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二十

也復曆歲月既久而興廢易忘欲刻之石一以俾其
子孫知祀事之由一以俾後人知道學之宗有所瞻
仰而興起於是屬峻爲記峻朴魯無文矧先生道學
之宗豈區區之敢議謹述其行實與其祠堂廢興之
由用鐫於石以告無窮焉昔永樂元年癸未春三月
上浣承事即知沙縣事錫山倪峻拜手謹書

重修羅源鄉祠堂記

國朝沈

涵

提督福
建學院

涵既疏請

御書褒賜

延津諸儒以今年春王月頒

賜至闔而豫章羅先生得奧學清節四字與楊李二

先生賜額並懸於郡城之道南祠邦人稱盛事焉顧道南之有祠原以奉祀龜山先生而羅李並配之非專祠也居數月太學生羅圻彬偕其子祠生羅岫然者自述其世系爲豫章先生後裔踵門告曰我祖祠在南平之羅源鄉創自明正德時重修於嘉靖今歲久盡圯岫然獨力新之工竣將恭勒御書於石而請爲文記之涵曰嗚呼祠之廢興固有時哉雖然有廢有興者時也其所以廢而復興者道也嘗考宋史先生於羅源鄉窮約不仕晚就博羅主簿乃卒於官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三

越數年喪始歸葬至寧宗嘉定年郡守劉允濟上公所著遵堯錄賜贈諡焉然則先生之在當時遇亦窮矣顧天能窮於生前而不能晦於身後天能使之滯離老死於南宋衰亂之季而不能不使之大章明於興朝全盛之時嗚呼是孰致之然哉長楊五柞九成仁壽之屬雖以帝王之威力而不能坏土之復存存卽如宋世閭中士大夫若章惇蔡京呂惠卿之徒身都卿相富貴權勢非不赫赫動人也而迄今煙銷草滅欲求片壤栖神之所而不可得者以先生章布

之微下吏之賤道途客死之窮顧乃身沒未幾名播
於國書獻於朝賜爵上公從祀聖廟又五百年而遭
逢右文真王宸章褒寵照耀古今使薄海內外無
不知有先生其人者豈非道之所在歷萬古而不可
磨滅有如是耶涵既深喜斯祠之成又嘉岫然之志
而望其力求大道以克光祖烈仰報國恩也於是乎
書康熙丙戌夏月穀旦東宮講官提督福建學政右
春坊右庶子掌坊事兼翰林院侍講加一級浙西沈
涵敬撰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三

延平府書院志

嗚呼自龜山沒而斯文之統賴先生有以傳不幸山
頽梁壞乃在蠻荒數千里之外留滯數十年而後歸
葬是以嘉言善行散失不傳然朱文公嘗謂龜山先
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
重諸極如羅公者一人而已則先生之學術可知矣
又云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則先生之操
守可知矣先生嘗論舜盡事親之道則曰天下無不
是底父母陳了齋聞而是之曰如此而後天下之爲

父子者定彼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嘗始於見其有不
是處耳片言之間足以扶三綱立五常如此則其言
而世爲天下法者可知矣遺書有春秋指歸春秋釋
例春秋集說其遵堯錄見規模之大條目之詳該貫
之博攷覈之精使其得志於當世則舉而措之事業
又可知矣其學一傳而爲李延平再傳而爲朱文公
始集大成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繼往聖而
惠來世者如此學者自源派源可不知所本哉

題義恩祠堂

宋盛 木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二十三

從彥先生名也仲素先生字也博羅主簿先生官也
先生姓羅氏與宗約王父殿撰公五世兄弟也先生
稔聞伊洛之學師事龜山楊先生得所未得聞所未
聞嘗從龜山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曩聞伊川
先生說得甚好先生聞之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歸
語龜山其說亦不外龜山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得
不傳之妙此先生之學也先生無嗣諸經解遺文在
諸從學者家春秋解昔宗約處見之比先生之文也

先生同殿撰公肄業於義恩寺後繪先生遺像俾從祀

於先世香火之側蓋其寺先生八世祖捨田所創故也宗約官桂林木自廣西從宗約歸延平宗約西行改秩館木此寺以俟其歸嘗聞宗約講及先生道學梗槩今拜先生遺像起敬起慕之餘拾舊所聞靳敢僭易書於祠側之壁復係之以辭云先生之學精一之學先生之傳伊洛之學至道無文至道無詞以心傳心天地不知先生之道天人之師其道光大有俟他時竭來瞻慕後學得依峕紹興乙亥十月廿日東里盛木仁叔題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二十四

誌釋菜事

宋石公轍

南劍州學教授

紹興二年壬子州學落成八月上丁惠州博羅縣尉羅從彥以太守周侯綰之命領袖諸生宗昇張元侯符藻廖援張維廖拱同行釋菜之禮有洙泗斷斷氣象而吾友呂君仁舍人以詩見褒不免有過情之譽然意在紀實謹刻石而龕諸夫子廟壁俾來者有感發焉會稽石公轍道叟謹誌

焚黃祝文

宋丁

鎔

南劍州通判

維淳祐八年歲次戊申五月朔二十六日癸酉朝散

即通判南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權州事丁銘恭
觀制書特賜故羅先生謚文質敬委從事即南劍州
軍事推官書院錢糧官沈元忠燎黃於墓下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而祭之曰生有爵死有謚士蘊德乃特
賜羅先生學楊氏推詣極一人而已授延平暨朱子
集大成公啓祕立園湮思未賁昔劉侯曾表異遵堯
錄請於帝歲三十俞音闕會平州適將旨風景慕申
前議下太常攷行事曰文質公有是謚告頌勸善士
鑿攝符率官吏告於祠荐牲醴茲燎黃祭掃地刻堅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三五

珉上賜侈公不七千萬祀

祭文

宋石公轍

惟公秉德醇厚學問淵源信道之篤衛道之堅識與
不識咸稱其賢士蔽於俗削破方圓沉迷利祿莫之
或痊蕪沒道真離析聖言心道之學廢而不傳公憫
斯道求覺之先伊水之涯太白之巔裹糧擔簋講貫
精研道志其妙見此純全詩書禮易靡不貫穿解釋
麟經盈積簡編褒貶之旨如鑑媮妍往遊羅浮意氣
仙仙欲成其書歸胡不邁孰詰此理彼蒼者天嗚呼

不量其祿而豐其德不與其命而與其年輒軻一生
其志可憐了齋之知龜山之聯道同志合與公齊肩
背達其志何公獨捐早慕盛德心旌已懸晚官延平
冀奉周旋弛擔之初首訪丘園翩然南遊日望歸船
遽以計聞涕滂潛然駑駘下乘誰繫誰鞭問路莫指
求魚何筌迎拜公樞悲深痛纏自何能毅起於九原
謹以寓奠情文曷宣

祭墓文

宋劉允濟

嗚呼大道之南鼎峙禪津前後相望龜山延平嗣源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二六

演流實維先生龜山之門受業者千潛思詣極獨推一
人析萬理之精微測六藝之渺深凡厥立言大猷是
經遵堯之編上媿典墳謂茲成憲萬祀丕承推先生
之志豈徒傲睨一世素隱行怪若沮溺之倫哉曾不
百年莽然遺蹤豈無他人子孫繩繩登牲牢於鄉校
之從祀顧遺松楸於空山之悲風允濟假守此邦素
尊所聞訊故老之往實得兆域於將湮斬板之舊
封夷隧徑之敬嶽守塚者復展祀有亭庶期先生以
妥厥靈尚髮鬚生平之微吟邀斯月兮濯斯纓此邦

人士近先生之居去先生之世未遠盍興起乎斯文
薰殺椒漿聊薦苾苳

又

宋高斯得

昔在龜山倡道南服士遊其門雲合霧集顯允羅公
表表獨立篤學力行深思默識飢食渴飲道所從入
未發之中靜觀自得淵源所漸以有信國爲萬世師
三我民極斯得無似備使於茲職在勸學維政之基
言菜之後蘊藻是持尊禮風勵在乎其辭先生如在
三昭鑒之時寶祐二年八月也

豫章先生集

卷末

二十七

又

明吳宗堯

知延平府事

警讀乾九四爻言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魯論警
警之不足畏乃謂四五十無聞焉竊慨人生宇內
三短靡齊自後生而至四五十閱世亦人道尚無聞
三其習俗久安師友弗值戒謹恐懼之念微功利辭
三章之志奪德業日廢遂坐枉生不覺耳嗟嗟豈非今
三百學道通忠哉繁維先生清介絕俗聞達不求年四
三十一時龜山令蕭山徒走往學自痛舊學之非三日

汗背曰幾枉過一生同遊千餘人而潛思力行任重

請極惟先生一人而已後講易乾九四間稱伊川說
甚好遂鬻田裹糧至洛請見及歸給侍龜山二十餘
載年六十一始就特科授博羅簿在羅浮山靜坐三
年神還造化嗟嗟業吾孔氏困窮之國志道之勇悔
悟之真振衣之專澄心之久如先生者幾人哉是不
論一方之儒先實百世之師表也宗堯遜御過士萬
里而遥楚粵求師聞道愧晚心仰先生來自束髮叨
蒙劍郡流風幸存乃羣其後生子弟式瞻墓里追尋
聖規求破俗爲聖人之徒大其宇宙心胸滌其根塵
三豫章先生集

卷末

八

三氣各慎獨知懋崇德業勿枉此生惟先生其冥翊
之謹告

謁汝縣祠堂祭文

明徐

階

延平府推官

道南之傳前後五公惟公之生實居其中四公視公
如肘在腕腕病而脫手臂衝斷公視四公如軸負輪
軸折不支輪仆以因偉哉惟公繼楊鑄李程得成終
永得成始身任繼開道兼授受四公之功皆公之有
翼翼公祠嘉薦令芳以報以崇百世勿忘

上舍辭先生歸詩

宋李

侗

學道求師久劍潭豈綠枯朽頂濡涵致知事業同歸
理克己工夫判立談未借老商顏笑一已諧韓氏俗
重三過廬若問論詩禮應問從誰學指南

讀遵堯錄有感書行臺詩

明羅

璟

福建提學副使

睇彼東逝波涵涵無停息大儀運神樞周轉日復日
君子當自強安肆何所益晨興正衣冠莊敬以自飭
蕭然守中正兢兢遠非僻出言必有章處事務盡力
爲國爲民心點檢無縱逸明明豫章子壘壘遵堯集
濟端可知當時果誰識布衣且若此况乃今肉骨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二十九

勉旃企前修大者貴先立

謁沙縣祠堂詩

明徐顯臣

知沙縣事

一由肇啓自陶唐萬古相承有豫章文質徽稱山澤
負淵源道脉海濱長斯文自古追伊洛遺緒於今到
紫陽吾道南今在否應知大擔屬冠裳

初見先生書

宋李

侗

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
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情涉
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有若亡其詳不可得而攷

特涉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
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氏之後道失所傳
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裝徒
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
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賤其能小猶且莫不
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
明而叅變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大哀邪恭
惟先生鄉丈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
先生之門得不傳於千五百歲之後性明而脩行完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三十一

而濂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
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益
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
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
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遇鄙欲
操篋篲以供掃除幾年于茲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
服役於門下先生想不謂其可棄也且侗之不肖今
日拳拳欲求教于先生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
抑侗聞之道之可以治心儉食之克飢衣之禦寒也

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遑遑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於心之不至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飢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綈布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誣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飢寒切心者不知菽粟綈布之爲美而必期乎珍異侈羨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獨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徒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卅一

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孳孳矻矻爲利祿之學兩終星紀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會也身爲男子生在中華又幸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於今二十有四歲矣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悵多精神不克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毅朝夕恐懼不啻猶飢寒切身者求克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長者之累哉聖學

未有見處在佛子中有絕嗜慾捐想念卽無住以生
心者特相與遊亦足以澄汰澁穢洗滌垢坌忘情乾
慧得所休歇言蹤義路有依倚處日用之中不無益
也若曰儒者之道可會爲一所以窮理盡性治國平
天下者舉積諸此非自愚則欺也衆人皆坐侗以此
而不知侗暫引此以爲入道之門也仰惟先生不言
而飲人以和接物而與之爲春未占而孚無有遠近
此侗所以願受業于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
今我尚存昔之所趨無塗轍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關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廿二

鍵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少者將
隨釋而融啓之勉之輔之翼之使由正路行而心有
舍則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
於門下也

答先生書

宋胡安國

國頌首主簿足下記居南北尚昧平生往歲乃辱
書數千里之外並示所著春秋指歸備覽二序惟
音欽慕聖門之篤良慰孤想書詞宜卽報會兵戈
擾人不果重念雅意不可虛辱聊有所聞夫春秋

大要明天理世衰道微臣子弑君妾婦乘其夫夷狄
侵中國天理滅矣聖人爲是作春秋戒履霜之漸明
嫡妾之別謹夏夷之辨其微詞隱義抑縱予奪是非
進退必多求博取貫通類例未易以一事明也必心
神受超然自得非可以聞見到也觀百物然後知
器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今足下乃謂誅
夫世子止而天下之爲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
虐而天下之爲人臣者莫敢不忠竊恐其言之過矣
且許止以不嘗藥而書弑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弑鄭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三

歸生以憚老而書弑陳乞以流涕不從而書弑至於
鬻武子親弑其君州蒲而不書楚公子圍親弑其君
却敖而不書鄭公子騂親弑其君而不書却鄆闔職
罪歸齊人而不以盜稱里克寗殖存其官而不以賊
討春秋舉法曷爲輕重不倫如此哉使後世君子致
疑經傳著論排之聖人精意愈晦而不明也則有由
矣春秋大法旣晦不明而謂能使亂臣賊子懼則亦
妄矣夫聖筆誅亂臣討賊子其法至詳先儒皆祕而
未之發也宜熨思之足下又謂因孔子答顏淵爲邦

之間而知春秋爲百王不易之通法不知於二百四十二年間兼用虞夏商周之法如夏時商輅周冕韜舞之類者果何事乎得與指要備覽弄以見教以啓發其所未聞不勝幸甚

諸儒論議

燕堂陳氏淵曰仲素晦迹求志人罕知者又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其與學清節真南州冠冕也又曰自仲素老友之亡龜山先生繼逝舊學荒廢無所就正獲罪於往日從遊之賢者多矣

延平李氏侗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吳國華遊後見龜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卅四

山乃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日幾枉過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又曰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未甚愜意不知到羅浮極靜後義理會得如何又曰侗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

朱子曰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蓋一人而已又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又曰仲素先生都是著

實仔細去理會又曰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

克知之 又祭延平先生文曰惟時豫章傳得其
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 又晦菴年譜曰朱松字
喬年甫冠擢進士第入館爲尚書郎少以詩文名
後從豫章先生羅某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伊洛
之書

宗約羅氏博文曰延平先生之傳迺某仲祖仲素先
生之道河洛之學源流深遠

可齋游氏居敬曰豫章延平二先生上承龜山道南
之緒下啓晦翁大成之學其有功於聖門甚大前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廿五

葦嘗謂傳經不若傳心厥言諒矣

幼山黃氏文梯曰豫章之學得之主靜乃千聖傳心
之秘今觀其遺言緒論皆足範今而垂世然全書
皆以散佚無傳是天所以靳斯文也議從祀者舊
以無著述沮之噫精一之訓一言已矣何萬世以
爲軌耶

青陽翁氏正春日我朝稱道術必曰孔孟必曰程朱
然孔子倡道於洙泗有曾子子思相繼發明而後
孟子接其傳程氏倡道於伊洛得羅豫章李延平

相承正宗而後朱子衍其緒則羅李之功實與會
子子思等

京得先生文集斂本卷十四附錄有諸儒議

論之目而闕其文今查諸書採出補載於此

語孟師說跋

宋陳淵

予與仲素定交幾四十年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
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
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素且云此語若易
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呈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廿六

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
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
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
於心害上一着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
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充
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啓鑰而仲素於言下省悟何
以臻此使仲素而不死則其精進此道又豈予之所
能知哉今日李君愿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

自爲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誦其言益可喜信乎自

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言者絕少非愿中
有志於吾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既錄一本以備
玩味今歸其書併以仲素之所授於龜山者語之以
俟異日觀其學之進則此語不無助焉紹興辛酉正
月元夕後三日庵山陳淵謹書

韋齋記跋

宋石

塾

知尤溪縣事

吏部朱公尉尤溪時命其燕居之齋曰韋郡之儒先
羅公仲素記之吳郡戶曹曹君令德銘之宣和六年
更兵火棟宇易置乾道七年塾猥當邑寄公之子編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世七

修先生仲晦父適以事來塾學於先生者相與訪故
韋齋所得小室雖非其舊而風景不殊遐想高蹤嗟
慕不已先生亦泫然流涕因出張舍人安國所作齋
榜二大字塾請揭之金刻記錄以成公志惟公道學
高勉克之於身洪纖中節猶懷辯惑之慮而有佩韋
之警夫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
不能改是吾憂也公之謂與

遺集跋

宋黃大任

濂洛接洙泗之正傳蓋漢唐數百年之所未有考亭

集濂洛之大成所傳聞者龜山所聞者豫章所見者
延平三先生皆劍津人一脉相傳又他邦之所未見
晦庵先生云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一人而已
又祭延平文云惟時豫章傳得其宗受於前而授於
後猶水本之有本源天下知敬豫章先生非一日矣
初心先生所謂不待遺藁而後顯信夫羅君以其編
緝之勤益求其在我者使驗之於心體之於身無一
忝焉是亦先生之所望於後人也孔顏樂地非難造
好讀誠明靜定書誦先生之言以爲君勉可乎咸淳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廿八

六年臘後五日建安黃大任謹書

又

元揭祐民

先生大節簞瓢如顏質問如曾言志如黜雍和如仲
弓宜師友相傳謚議相尚巍乎冠冕追祀千載也間
世之姿遭時之窮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當王安石用
事先生知其管心鞅法使正人斥逐舉綱殆盡先生
明哲保身時及靖康有也知鄰鬪非吾事句豈忘平
昔禹稷之心哉思不出其位靜交聖賢遠邈伊洛不
取於彼而詣極於此安吾素也著書立言幽而光潛

而徵克前拓後而窈冥者莫可測識其書初也散
滅沒於鄉里中莫知所求惟天不泯斯文後死者有
幸許氏乃密購遺本於欲燔未燔之際豫章之美材
干將之寶氣有藉而存許源以儒學任南平教職亟
錁諸梓適予過樸之年切朝聞之念辱舉示教讀而
忘餐知乞原爲重起也源復語予以是書當以延平
先生文集並行遂決意藏諸書院之古儼洞庶托永
久山高石堅猿聲歲年呵護之專誰能舍旃後學好
江揭祐民從年父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廿九

文

元曹道振

先生著述聶多兵火之餘僅存什一於千百世所共
見者郡人許源所刊遺藁五卷而已道振不揆淺陋
嘗欲搜訪文集其年月可考則繫以爲年譜久之弗
就邑人吳紹宗蓋嘗有志於是近得其藁乃加叙次
釐爲一十三卷附錄三卷外集一卷年譜一卷凡一
十八卷先生五世孫天澤遂錁梓以壽其傳因識其
梗槩於此若夫訂其誤而補其遺不無望於君子也

至正三年歲在癸未二月甲子曹道振謹識

余兄仲素篤志好學推研義理必欲到聖人止宿處
以王氏解經釋字雖富瞻詳備然終不得聖賢大學
之意遂從龜山遊摠衣侍席二十餘年獨聞至當得
洛中橫渠語論頗多乃編成語孟二解記當時對問
之語不加丈采錄其實也廖仲辰於龜山門下與仲
素爲友得其本錄之庚戌辛亥中來聚生徒於南齋
授予此本廖諱衙爲龜山之姪婿議論尤得壺奧程
氏西洛人明道先生諱灝字伯淳明道其號也伊川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四十一

諱願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橫渠先生陝西人姓張
諱載字子厚與伊川兄弟同時龜山諱時字中立在
洛中爲入室高弟仕至工部侍郎世居將樂仲素諱
從彥以時奏中乙科蓋吾族後山之裔後山即仕南
公別號高年六十有四歲自廣回卒於汀州之武平
縣紹興壬申六月念八日弟葦因閱此書記於汀州
教授廳云

書議論要語卷後

伯祖先生議論要語得之於眉人石安民大任其仲

父道叟公轍紹興乙卯嘗爲延平學官獲此題云得
之郡人彭君今先生云亡無所取證恐兵火之後飄
散未可知觀其議論高致真有用之學致主庇民修
身養心盡在於斯於是知先生之學不爲空言也歸
當以示友人朱元晦而審訂之時乾道丙戌十月寓
成都燕堂羅博文敬書

書家集後

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此之謂務本至
哉言乎此師友之定論也考亭朱氏出延平李氏延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四十一

平出豫章羅氏今朱氏之書滿天下延平豫章之遺
言緒論未有聞者將孫一來延平適兵革之後慨然
求之者舊聞久乃得延平答問其詞語渾樸皆當以
三隅反者且自謂不能發揮以文又久之得豫章家
集所傳者寥寥僅見又非延平比愚益信二先生之
所以上接伊洛而下開考亭者初不在於言也或曰
其簡也若是道烏乎傳余作而言曰茲道之所以傳
也子曰子欲無言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
吾未之有得言語之道感而自得之學隱矣二先生

之自得者有不能得於言也其所以傳朱氏者亦不在於言也朱氏之得於二先生者亦有不能言者也而朱氏之所爲言之長者其所授者無二朱氏也朱氏之言不得已而言者也而世之求道者往往必求之言也則吾爲斯道慨然於此久矣此集鳩集勞矣寶守尤不易此亦不必他求而附益之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者不在此蓋嘗拜先生之粹容矣光風霽月玉色金聲劍水清清劍水流清徘徊瞻極何往而不聞金石絲竹之音也元貞第二春廿有二日廬陵後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四二

學劉將孫拜手書先生從孫鄞叔所藏家集後

四賢紀要合編後序

國朝康濟海

南平縣學貢生

自昔濂洛關閩諸賢慨然以斯道爲己任上接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傳當是時理學昌明名儒輩出聖經賢傳天人物理闡發底蘊不遺餘力而洙泗淵源炳然日新迄今餘澤在人家絃戶誦服其教者窮爲真儒立言立節達爲名世立德立功其所以成就天下萬世者孰非四賢之留遺哉今世讀書徒事詞章爲溫飽計以聖賢反躬實踐之言爲迂濶因

而理欲不戰義利莫分習俗相沿伊於何底余滋戚焉曩者巡憲黃公延余西席弟子應中請業之餘詢及四賢由來余惟吾鐔四賢道學原委著之簡編非一二言克罄其蘊又恐叩而不鳴非所以爲教因就譜集二本約畧口授之餘乃搜輯諸書纂爲一編名曰紀要合編以示應中彼乃躍然喜曰今四賢瞭然胸中矣中將付之剞劂以公同志未幾應中入都旋之任濟原簿書執掌有志未逮近來教學稍暇研閱舊輯且以四賢嘉言懿行當不止此於是虛心採訪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四三

編覓遺文然傳代久遠刊板回祿所存者或印或寫類皆斷簡殘篇洗心覽閱惟以意會不啻神遊龜山之側九峯之下猿洞沈水之旁而親承授受焉第字字珠璣不勝其取余欲紀其要而合編之自揣庸下難以獨任遂與友人泰互考訂乃於語錄問答詩詞提綱挈領指示學者最切要用力處采著於篇俾求四賢之寔者不必旁蒐博訪祇此可得其概有志之士讀其書想見其爲人沐浴四賢之澤庶幾言下領悟感動興起移平昔揣摩記誦之苦心想見其爲人

素所推求研窮之義理加以反觀內省之學明善立
誠之功寔寔措諸人倫日用應事接物之間以此承
先以此詔後蓋不徒區區言說從事於尋行數墨間
也竊念先賢文集既爲天下萬世之法程數載以來
苦心蒐羅脫藁成書又豈忍聖學蕪蕪湮沒不彰由
是繕寫四本慨然興就正思上呈學院大文宗沈鑒
定弁言已蒙 諭允細閱具題復 鈞諭再采奏議
遵堯問答三本補入集內校正分卷叅閱全集而撰
序言以傳不朽行見歷聖相傳之統濂洛關閩之學
羅豫章先生集

卷末

四四

大振興於今日則真儒接踵而淳風可復人材蔚起
而雅化斯登誠不勝引領拭目而望之矣謹識里後
學康濟海克航氏百拜題

